

侠情小说
名家传记

永

初恋像一首歌
穿上了红舞鞋
爱情之雨
永远流浪

女人是一架钢琴
我是三毛，我是沙漠女侠
永远的夏娃
做一只不死鸟

远

流

刘克敌 梁君梅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浪

三毛
传



侠
情
小
说
名
家
传
记

永远流浪

三毛传

刘克敬 梁君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流浪：三毛传/刘克敌，梁君梅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3

(侠情小说名家传记丛书)

ISBN 7-5399-1605-2

I. 永... II. ①刘... ②梁... III. 三毛—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583 号

书 名 永远流浪：三毛传

作 者 刘克敌 梁君梅

责任编辑 郭济访

责任校对 夏 天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605-2/I·1511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 1

没有告别的永诀

对永恒之谜的确认

神州同哭才女歿

身后是非任评说

奏一首安魂曲

第二章 陈家有女初长成 / 25

多情善感的童年

上学 与哑巴炊兵的友谊

爱上了“匪兵甲” 升学的压力

书痴 自闭的水仙花

第一次自杀

文学拯救了她 走出雨季是花季

恩师的离去 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第三章 恋爱季节的爱情鸟 / 69

痴情的小男孩

初恋像一首歌

爱,不是怜悯

分手 为了爱而出走

穿上了红舞鞋

Echo,爱的回声

又一次爱情之雨

遇上了荷西

瞬间见永恒

从德国到美国

回家的感觉

错爱“画家” 柳暗花明

他死在她的怀里

荷西为何留起大胡子

是流浪,更是幸福

第四章 生命的华彩乐章 / 122

爱在他乡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阳光下的幸福女人

沙漠里的“罗马宫殿”

开放而和谐的婚姻

女人是一架钢琴

我是三毛,我是沙漠女侠



我手写我心

梦里花落知多少

荷西,我爱你

永失我爱

第五章 飞花似梦 细雨如愁 / 169

生存,还是毁灭

做一只不死鸟

我恨“三毛”

人在旅途

寻回失去的梦

命运并不是一个荒谬的玩笑

飞鸿踏雪泥式的人生

永远的夏娃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倦鸟知归

迷失的自我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回到人间

出发是美丽的

以生命体验生命

万水千山走遍

无奈的角色

当一名好教师

濒临崩溃



第六章 告别滚滚红尘 / 228

回家的感觉

三毛的大陆爸爸

寻觅新的激情

最后的恋歌

踏尽红尘,何处是吾乡

与往事干杯

曲终人散

真真假假说“三毛”

附录:三毛情爱小说出版年表

后记



第一章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没有告别的永诀对永恒之谜的确认
神州同哭才女歿身后是非任评说
奏一首安魂曲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这是三毛的那首著名的《橄榄树》。那令人无限惆怅和伤感的曲调,不知使多少游子黯然神伤,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流浪,流浪,从古至今,难道不正是人类的命运?每个人,从出生始,就开始了他流浪的旅程,一直到生命的终结,流浪才算结束。而整个人类,也无非是在宇宙的时空中流浪,没有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知道我们是在不停地运动着,也就是在流浪着。前途未卜,生死无常,只有流浪是



真正的确认,只有无尽的旅途展现在眼前,而在那尽头,就是死亡与毁灭,那也许才是真正的归宿。

三毛对她的《橄榄树》,是这样解释的:“橄榄树不是代表和平,那是一个人一生的追寻,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梦。”她说,她常常感到,自己在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会有很深的感触和联想。以为人生的悲哀假如已经没有人能够分担的时候,那就是无可奈何;然而,假如有了新的发现和快乐,也没有人能够分享,要把它放进灵魂的时候,那么,就是疼痛的来临和寂寞的出现。所谓生活,无非就是乐极生悲,悲极生乐,正如一个个波浪……没有人知道何时终止。

她的死,就是她一生中最后一个浪花。

然而,死亡难道真的就是流浪的结束?对个体而言,也许是如此。那么,对人类整体呢?难道不还是要流浪?永远孤独地流浪在天地之间,除此之外,还能期盼什么?

命定的流浪,是我们无可逃避的责任——任何人都须如此。也许,作为个体,我们唯一有主动权的的就是可以选择在何时结束流浪,虽然那方式看来有点残酷,那就是——自杀。但对于一个在流浪途中感到疲倦的人,对于一个不愿继续流浪的人而言,除此之外,难道他还有别的选择?既然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在何时开始流浪,那么,他似乎应该有权利选择在何时结束。这是他一生只能使用一次的权利,他人不应指责。当然,我们可以指责某人对此权利的滥用,但对于真正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我们应当表示理解和尊重。死的权利本来就应该等同于生的权利,可惜世人对此常常是不能理解的。

作为一名诗人(任何真正的艺术家本质上都一定是诗人),三毛当比常人更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意义,因此



她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情地感受人生,承受幸福。而一旦她认为自己对于生命的感受已经枯竭或者生活本身不能再唤起她对生命的体验时,她自然就会想到去体验死亡。死亡,这个神秘的诱惑以其无法理解的内涵让她不能自拔,即使生存的渴望也不能制止她走向死亡的脚步,于是结局可想而知。她最终选择了死亡,死亡也高兴地接纳了她的投奔。这样,世人看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一个女人的死亡引起了这个世界上无数人们的悲伤——

1991年1月4日,本书的主人公——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在台湾荣民总医院自杀身亡,时年48岁。

人生的大幕已然落下,死者身后的一切,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据报道,三毛因子宫内膜肥厚,于1991年1月2日住进了荣民总医院。此次入院缘于1990年12月,当时三毛在该院作健康检查时,医生发现了上述症状。因三毛的母亲曾患子宫内膜癌,故家人和院方均劝三毛尽早入院治疗。三毛自己也对此表示担心,遂决定元旦后入院。入院后的第二天,医院即为她作一小手术,目的是判断病症性质,结果认为属于一般疾病,并非癌症,即告知三毛不必担心,并决定5日即可出院。不料三毛于4日凌晨即自缢身亡。本来,因为三毛有过两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医院准备为她进行精神方面的会诊,然后再让她出院的。

然而,三毛已经用不着会诊了,她提前出了院,走向一个永远不能回头的地方。

三毛走得很坚决,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和遗言,也许,对人



生,她已经无话可说——不必说了。

据医院妇产科病房的护理人员说,3日晚上,三毛曾经给母亲打过电话,声音很大,似乎情绪非常激动,但不清楚具体内容。当晚九点,三毛向护士要了安眠药,理由是睡眠习惯一直不好。晚十一点,护理人员交班时,还发现三毛在病房中不停地抽烟和来回走动。她最后的话是:“我很容易惊醒,晚上不要吵醒我。”

次日早上大约七时,医院的清洁工开始打扫房间,发现三毛半悬在其病房卫生间的马桶上方,已经断气多时。颈上吊着一条咖啡色的尼龙丝袜,另一端挂在吊输液瓶的铁钩上。接到医院的报告后,警方迅速赶到医院,对现场进行检查后,三毛的遗体被抬到病床上。上午10点10分,法医到场验尸,发现三毛自缢的卫生间内设有马桶扶手,只要她有丝毫的求生念头,就可以立即抓住扶手终止自缢,据此可以肯定为自杀,其死亡时间当在凌晨两点左右。三毛的遗体随即在经其亲属验证后,安置于医院的太平间。

噩耗传开,海峡两岸为之震动。很快,世界上几乎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将三毛的去世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无数的三毛迷们更是惊愕莫名,悲痛欲绝。心中的偶像突然离他们而去,这打击能够不大么?

自然,必须承受最大打击的人,是三毛的亲人。

在得知女儿突然死去的消息时,三毛的母亲陈繆进兰曾因刺激太大而引发其所患癌症导致大出血一次。次日,在心情稍稍平缓后,她表示,女儿的死对她而言是一个谜。虽然法医以及检查官都断定三毛是自杀,而她却坚信女儿只是“自然



冥归”。因为在现场看到三毛是坐在马桶盖上,双手合抱作祈祷之状,头部微垂而脸色十分安详。更奇怪的是,用来吊颈的尼龙丝袜是松松地挂在脖子上,颈部既无勒痕,也无挣扎的痕迹,“连医生、检查官都觉得奇怪,没有看过这样子毫无病理因素的死亡。”三毛的母亲因此认为,丝袜只不过是一种死亡的象征标志,医生也只好以此作为填写死亡原因的最简明的理由。此外,对于外界传闻是“他杀”的说法,陈太太更是认为荒谬之极。因为她知道三毛的作息习惯与常人不同,晚间睡眠很迟,尤其是在3日动手术时,注射了麻醉剂,因此她那天一直睡到下午四点,睡眠相当充分。而且,虽然三毛向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但并未服下,所以4日凌晨三毛应当是很清醒的。再从病房里丝毫不乱来看,也决不可能是他杀。

对于三毛用来自杀的那双丝袜,陈太太说她曾在三毛自杀当晚看到三毛不断地玩弄丝袜,当时以为那是三毛出院时要穿的,“早知如此,就把丝袜拿走,我当晚也不回家了。”因为陈太太患有癌症,身体状况很差,那天又见三毛精神没有什么异常,她才决定回家休息的,如今悔之晚矣。陈太太说着说着,不禁又流下了眼泪。

当然,三毛母亲不相信三毛是自杀,还在于这样几点判断:第一,供打点滴用的挂钩离地面仅160厘米,垂吊后脚尖崩紧即可触及地面,也就是说随时可以终止自杀过程。其次,三毛的病房并未锁住,只是虚掩着,任何人都可随时推开,说明似乎没有自杀的准备。最后,尼龙丝袜没有扯紧,只是松挂在颈部,仅此是不能致人死命的。不过,有一点似乎说明三毛早就作好了死亡的准备。在元旦那天,她送给母亲一张生日卡,而她母亲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月才到。当三毛母亲惊奇为



何送这么早时,三毛回答说,再晚就来不及了。因为三毛平时说话总是这样奇怪,她母亲并未在意,但事后看,三毛的话并非全是出于无心。此外,三毛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曾对母亲说她在房间里看到一些小孩,他们都长有翅膀。也许,这就是死亡的暗示。

不过,三毛的母亲显然是出于对女儿的疼爱才认为三毛不是自杀的。而根据法医的检查,三毛死时身穿白底红花睡衣,脖子上有着深而明显的丝袜吊痕,舌头伸了出来,两只眼睛睁着,四肢呈灰黑色,正是吊颈而死者的典型状态。因此,说她不是自杀而是自然冥归是不能成立的。三毛母亲对三毛死亡状态的描述,与其说是没有看清楚,不如说是出于做母亲的一厢情愿之辞。

最后,三毛的母亲悲痛万分地说:“孩子走了,这是一个冰冷残酷的事实,我希望以基督教的方式为她治丧……她生前对我说喜欢火葬,认为那比较干净。她生前最喜欢黄玫瑰,她不喜欢铺张,我也要选她在家里平常最喜欢的衣服缀上黄玫瑰给她穿上,外边套上一个漂亮的棺材就行了。”

三毛的父亲陈嗣庆先生说他早就有预感,认为三毛迟早会以这种方式告别人生,但他仍然难以压抑内心的悲伤。他说:“我很难形容我的女儿,我想她一直感到很寂寞吧!”他对自己的女儿选择这样的道路,显然有精神准备,说他曾经担心女儿会到深山里结束生命,那样恐怕连尸首也不易找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其方式和时机,也许是最恰当的了。

在三毛自杀后的次日,陈嗣庆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台北南京东路四段巷内的三毛故居,试图发现任何有可能说明三毛死因的痕迹,结果一无所获。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到三



毛住处的陈嗣庆,看到三毛的住所内非常洁净整齐,感到惊讶,也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骄傲。面对三毛亲手布置的陈设,陈嗣庆不禁回忆起三毛当年住在这里时对房间进行布置的情景。他说,许多别人不在意的小玩意,三毛都当作宝贝,经过她的设计放入室内,就会透出特殊的味道,显得很有情趣和富有诗意。为此,他决定将三毛的这处住所保持原貌,改为“三毛纪念馆”,以便让所有关心热爱三毛的人都可以来这里看看,追忆他们的朋友三毛。

三毛的大弟陈圣认为,三毛的选择令他遗憾,同时也很惊讶。不过他说他知道荷西死后姐姐一直很不快乐,所以这样的结局也许会让姐姐可以得到一个解脱罢。

在海峡的对岸,三毛的又一个父亲——她的大陆“三毛爸爸”、著名画家张乐平先生一家,得知这不幸的消息后,几乎都惊呆了。因为就在数天前,三毛还半夜打电话给“爸爸”,祝“爸爸”和全家新年快乐呢。而且在电话中,她还说起她过几天要住院动手术以及她的台湾妈妈的身体等等,电话一直讲了半个多小时。谁知短短数天,三毛竟一瞑不视,撒手而去!张乐平先生无比悲伤地写下这样的唁电:

嗣庆兄嫂:惊悉平儿离世而去,至痛!至痛!!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然尚望兄嫂节哀珍摄。

这位当年以创作出“三毛”这一形象闻名于世的老画家,多想以他的笔,画出内心的悲哀啊!可是又怎能画出那无尽的悲伤?老人只有在雪白的宣纸上写下四个大字:



痛哉乎儿

张乐平的夫人冯雏音女士，这位三毛的上海“妈妈”，这位平时很少流泪的老人，听到噩耗后再也不能抑制悲痛之情，呜咽不止。她多么喜欢三毛这个特殊的女儿呀，而三毛也是那样地喜欢她，三毛两次到上海，都来张乐平家拜访，并一起度过了一个中秋佳节，他们已经亲如一家。她早就盼望着，三毛来上海过一个春节，为此她已经在做各种准备。然而，女儿却离开了她，而且是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她能不悲痛吗？

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区，三毛故乡的“叔叔”倪竹青先生一家，得知三毛自杀的噩耗后也是悲痛欲绝，他们不肯相信这消息，总恍然是在梦中。三个月前，他们还与三毛相逢在杭州西子湖畔，往事历历在目，怎么突然“侄女”就走了这条绝路？倪竹青奔向邮局，向三毛的父母致电表示哀悼：“噩耗平亡请节哀”。千言万语，痛惜与悲伤，都包括在这七个字之中了。一连数日，倪竹青沉默不语，陷于深深的悲哀之中。三毛的婶婶童素雅，眼睛哭得通红，整日茶饭不思。终于，倪竹青将满腔深情，化为笔下的沉痛诉说，写下了《隔岸惊噩耗 悲切念三毛》的悼念文章，作画的笔书写出动人的文字，诉说着对侄女的深深哀悼！

大陆著名作家秦牧、姚雪垠、萧乾、贾平凹等，结识三毛或早或晚，但都对三毛之死感到震惊和悲哀。秦牧、姚雪垠和萧乾三位作家是1985年在新加坡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三毛的，当时三毛得知他们是大陆方面的代表，觉得他们非常亲切，双方几乎无话不谈。他们的交往曾经被新闻界大作文章，因为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作家很少有机会同时出席国际会议，更不



能坐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自然引起媒介的关注。就是在这次会上,三毛在一次短暂的交谈后,突然对姚雪垠说道:姚老,请您亲亲我吧。说着,眼圈都红了。姚老就很亲切地亲了一下三毛的面颊,三毛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自此,他们都很关注三毛及其作品,没想到她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人生,认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早早离开人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贾平凹,作为新时期以来的著名青年作家,与三毛尚未见过面,双方只是通过书信刚刚建立联系。一向很少对他人表示崇拜的三毛却对贾平凹的作品佩服得五体投地,表示要到陕西找他好好聊聊。事实上,三毛曾经去过西安旅游,但她没有去拜访贾平凹,认为在远处观察贾平凹和他的作品也许更真实。这正是三毛才会有的奇特想法,或许她是担心一旦见到真人会损害对其作品的感受吧。于是,她只是托人转告贾平凹,说自己很喜欢他的作品。知音难觅,贾平凹得知此事后,随即便写了一封信,连同自己的作品寄给三毛,未料尚未得到回复,三毛去世的消息已经传来,贾平凹好不悲哀!随即写了《哭三毛》一文。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份,就在三毛去世后十天,贾平凹竟然收到了三毛的回信,一时人们争相传阅,以为这就是三毛生前的绝笔了。睹信思人,贾平凹更是伤心,不禁又提笔写下《再哭三毛》一文,其结尾是这样的:

屋里不是我独坐,对着的是您和我了,虽然您在冥中,虽然一切无声,但我们在谈着话,我们在交流着文学,交流着灵魂。这一切多好啊,那么,三毛,就让我们在往



后的长长的岁月里一直这么交流吧。三毛！

著名电影演员林青霞，是三毛的知心好友，得知三毛自杀后，伤心地哭了一个早上。她表示她愈想愈“恨”三毛。恨她如此糟蹋自己的生命，也不为自己的父母着想。据林青霞介绍，三毛自杀前的大半年情绪一直不稳定，与她在写剧本时的快乐有天壤之别，原因大概和其感情没有着落有关，因为三毛对找不到知心伴侣的事，非常在意。三毛很爱面子，喜欢有一个知心人陪伴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但看来她是没有如愿。而且，据林青霞透露，三毛在此之前，曾经因情绪低落而服药自杀，因发现及时才没有造成悲剧。因此林青霞说她很后悔，后悔自己没有及时找三毛谈心，帮三毛排解内心的苦闷。林青霞说：“实在太遗憾了，我劝她的话她有时候还听得进去，如果早些开导她，说不定还有用呢！”

林青霞说，三毛对她很好，从结识三毛始，林青霞就有一种直觉，即要多和她在一起，多多感受她的快乐。林青霞回忆说，不久前三毛从香港回来时，还送给她一套衣服，然后又将儿时她母亲送给她并伴随她一生的首饰和玩具交给林青霞，说是让林青霞接着保存，理由是她要长期去欧洲旅行。现在看来，当时三毛的交代是有所暗示的。

著名女作家琼瑶，和三毛成为好友已有二十余年。听到三毛离世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和悲伤。她回忆和三毛交往的这些年，认为三毛一直有自杀的倾向。她常常在深夜倾听三毛诉说人生的无奈与痛苦，非常理解三毛内心的孤独。她认为，三毛的自杀，与其疾病无关，更多的是由于来自内心深处的寂寞和绝望。她认为，写完《滚滚红尘》之后的三毛，已经没

